

新昌调腔时戏剧目

打姜斌

调腔剧团集体整理

策划 丁黎鸿 执笔 石永彬

资料收集 何鸿飞

前 言

《打姜斌》又名《卖后宰门》为新昌调腔传统名剧，取材于《明史演义》，经历代调腔艺人的创造与加工，日渐成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剧目。

该剧演译的是明朝正德皇帝喜好游逸，宠信佞臣姜斌，日间花天酒地，夜里声色犬马，浑迹地豹房，疏理朝纲，引起朝中两班文武大臣的不安，即公推魏国公徐汇、诚意伯刘正、鄂国公常国忠、越国公胡荣祖等出首奏章阻谏，使正德帝有所收敛。然佞臣姜斌仍然我行我素，在大街上行凶作恶，拷打黎民，被魏国公徐汇的儿子徐刚撞见。徐刚路见不平，殴伤姜斌。此事闹至正德帝面前，帝呵护姜斌，处徐汇买雁价银三千两。众臣不服，群起鼓噪，开出卖后宰门以抵罚俸的主张。后正德帝生母慈寿太后出面，平息事态。

《打姜斌》一剧，1954年4月由当时浙江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文艺科金小田在浙江日报社与调腔老艺人俞培标、赵培生、杨荣繁等共同整理成册归档。1956年—1957年，新昌县新艺高（调）腔剧团以此剧参加华东与浙江省首届戏曲观摩大会演，均获剧目奖，另有杨昌佬、竺瑞兴、竺德喜、杨荣繁四位老艺人获省表演奖，后此剧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因该剧本在调腔剧团档案室中缺失，于1999年由老艺人蔡德景去浙江省文化厅抄回再由吕月明、王秋华、章华琴等老艺人共同研讨，再吸取原编剧肇明手本中的长处整理而成。本拟排练演出，但未得成功。故当时的整理本也不曾保存。

今稿乃于2011年10月重新整理而成。

石永彬

2011年10月

打姜斌

又名《卖后宰门》

时间：明朝正德年间

地点：北京皇城（旧称燕京）

人物：

正德皇帝：二十余岁。

徐 汇：中山王徐达后裔，袭爵魏国公，七十余岁。

刘 正：开国军师刘基（号伯温）后裔，袭爵诚意伯，三十多岁。

常 国 忠：开平王常遇春后裔，袭爵鄂国公，四十余岁。

胡 荣 祖：开国时，参知政事胡大海后裔，袭爵越国公，四十多岁。

慈寿太后：正德生母，五十余岁。

徐 刚：徐汇老来子，十七岁。

姜 斌：正德倖臣，近四十岁。

姜 雪 娇：姜斌之妹，西宫贵妃，近二十岁。

姜 槐：姜斌亲随。三十多岁。

李 茂：姜斌旧时邻居，恩人，六十余岁。

李 猴 儿：李茂的儿子，近三十岁。

钱 太 监：本名钱宁，司礼监，四十余岁。

官女、太监、锦衣卫、校尉各若干名。

场 次

第一场：夜 访

第二场：闹 朝

第三场：邀 宠

第四场：义 打

第五场：诉 冤

第六场：智 打

第七场：朝 辩

第八场：卖 雁

第九场：谒 后

第十场：责 打

如因剧场需要，可一至十场完整演出，也可删去二、三两场演出。

第一场 夜 访

[秋高气爽，月明如镜。]

[姜斌的左提督府后花园，铺阵豪华。]

[姜斌摇大折扇上。]

姜 斌：（念）百般费心机，
邀宠少年帝，
图得权与势，
双收名与利。

（白）俺，左提督姜斌是也。只因皇上今晚要来，与小妹雪娇会面，如蒙皇上见喜，纳为嫔妃，俺姜家即可平步青云也！

（唱）【泣颜回】只盼着，光阴快步，
玉兔斜，柳影叠墙头，
那门儿，一声吱扭，
贵人来，缔结鸾俦，
缔结鸾俦。

（白）到了这般时刻，为何还不来呵！

姜 槐：（喊上）老爷，老爷！

姜 斌：（厌恶地）高声大叫，做些什么？

姜 槐：小的实在是高兴煞哉！

（数板）今晚来客实在多，
都想来把门路投，
门路投。

姜 斌：（急）这个……

姜 槐：（数板）是小的，
一一把他们支使走，

姜 斌：（也急）那个……

姜 槐：（数板）送来的财礼全都收，
全都收。

姜 斌：（喜）好！

姜 槐：礼单在此，请老爷过目。

姜 斌：（接礼单，指指姜槐）好一个机灵的小鬼。

姜 槐：这都靠老爷的教诲。

姜 斌：（看礼单、旁白）黄金五百两；黄金八百两；黄金（略停，喜形于色）一千两；纹银三千两（将礼单拢袖）哈……

姜 槐：（笑）嘿嘿……

〔姜雪娇悄悄上，潜至姜斌背后。〕

姜 雪 娇：（突然）哥哥！

姜 斌：（吃惊）啊！（挥汗）哥哥我被你吓坏了。

姜 雪 娇：（笑）亏你还是一员武将，竟会吓成这般模样。（有所悟）哦！原来是为了（虚指礼单）这个，心里有点那个。

姜 斌：（止之）嘘……

姜 雪 娇：哥哥，你来看么，这身打扮可好？

（唱）【驻云飞】盘绕起，高髻拢黑发，

满头金玉巧安排，

衬着奴，莲脸粉白，

漆黑双睛，樱唇牙贝。

十八丫环苦排差，

柜匾箱笼细查，

艳衣彩裙妆点娇娃，身姿婀娜，

（动作后接唱）

管叫那，少年皇帝销魂夺魄，

销魂夺魄。

姜 斌：（拍手）好，好，好！

姜 雪 娇：（嗔）哥哥，你……

姜 斌：只是……

姜 雪 娇：只是什么？

姜 斌：凡事宜曲不宜直，直了就会乏味，我看……（招手）附耳过来（兄妹耳语）让他来一个意外惊喜！

姜 雪 娇：小妹，也有此意。

姜 斌：真是聪明的小才女唷！

姜雪娇：哥哥！

姜斌：快去，快去！

姜雪娇：是。（兴冲冲地下）

姜斌：槐儿！

姜槐：小的在。

姜斌：小心伺候了。

姜槐：有数！

[姜斌、姜槐分头下。

[正德皇帝书生妆扮上。

正德：走也！

（唱）【古轮台】总道是，神仙不老，

哪知晓，情场更妙，

趁着这，青春年少，

尽情的，快活逍遥，

莫枉了，人世一遭，

免得白头，嗟叹懊恼。

（白）朕，（掩口，打量）大明正德皇帝是也。只因姜爱卿有一小妹，芳名雪娇，听说生得俏丽绝代，且又善解人意，可谓才貌双全，今晚与姜爱卿有约，前去会她。（行走）来此已是，这后园门果然半开，待我悄悄进去，给他一个意外，那才有趣呢！（进门，掩门）

姜斌：（内）小弟，你快来呀！

姜雪娇：（内，学男腔）知道了。

正德：来了，来了！（躲藏起来）

[姜斌与男妆的姜雪娇上。

[姜雪娇手捧琴儿一张。

姜雪娇：哥哥，请坐。

姜斌：小弟，请坐（双双落座）兄弟一别已有三载，见你已长成一表人才，为兄好不喜欢。你今从宣府来京，我到要听听你的琴艺有否长进，你可奏来。

姜雪娇：是。（坐正、试弦、自弹自唱【插曲】起来）

天神降临兮，
世俗尽消。
百花芬芳兮，
鸾凤来朝。
得偃明君兮，
原费劬劳。
丹心昭昭兮，
惟天可表。

正 德：（出，拍手）妙，妙，哈……

姜 斌：（惊）啊！微臣不知万岁驾到，未曾远迎，罪该万死。（跪伏）

姜 雪 娇：小生姜乔，不知万岁驾到，有失礼数，罪该万死。（跪伏）

正 德：二位爱卿快快起来。

姜 斌：（起）谢万岁！
姜 雪 娇

正 德：（打量雪娇）他是……

姜 斌：这是我家小弟，刚从宣府伴妹到此。

正 德：唔，好，好。（顾左右）姜爱卿，你家小妹呢？

姜 斌：启万岁，小妹正在梳妆打扮，少时便来面君。

正 德：好，好！（注目姜雪娇）来来来，让朕仔细地看一看你呀！

姜 雪 娇：（走近正德）万岁！

正 德：（拉住姜雪娇双手）呀，好一个美少年呀！

（唱）【普天乐】面如桃花 轻洒傅粉

双瞳儿黑	格外晶莹
只要你	将人看定
浑浑然	夺魄勾魂
更难得	十指纤纤白玉雕成
双肩斜	风摆柳的柔和腰身
侬若是个	窈窕千金
定然是个	倾国倾城
倾国倾城	千娇百媚
千娇百媚	绝世美人

(白)哦,可惜呀是可惜!(如有所失,突然想到)噯,姜爱卿,你那个小妹呢?

姜 斌
姜 雪 娇: (同跪)万岁,臣罪该万死!

正 德: (莫名其妙)好端端的,何罪之有?

姜 斌: (故意作态)请万岁赦他(指姜雪娇)之罪,臣等自当从实呈奏。

正 德: 嘿嘿,哈……(已知一半)赦他无罪,快快讲来。

姜 斌: 她就是罪臣的小妹雪娇。

正 德: (喜)噯!

姜 斌: 自幼任性,定要改扮男妆前来面君。

姜 雪 娇: 以掩满面羞愧!

正 德: 她就是你的小妹。

姜 斌: 正是。

正 德: 有趣呀是有趣!(扶起姜雪娇,再度细看)啊哈……(开怀大笑)

姜 斌: (仍跪着,低声笑)嘻……

姜 雪 娇: 万岁!(紧偎正德)

[灯渐暗,热闹的婚嫁乐起。

[中幕闭。

第二场 闹 朝

[中幕外,徐汇手执朝笏上。

徐 汇: (引)马行千里 北战南征,
先祖碧血染征衣,
才得这 一统江山锦华夷。

(诗)我本求安逸,
安逸非容易,
朝政日见非,

忠良心焦急。

(白)老夫，中山王徐达之后徐汇，袭封魏国公。只因当今皇上，虽则资质聪颖，偏是贪图玩乐，亲幸奸佞小人，致使朝政腐败。今日早朝，自当阻谏为是。(内有人声)唔，我看那边诸位爵爷来了，待我迎上前去。

[徐汇园场，常国忠、胡荣祖、刘正上。

[中幕启，朝房。

[起唢呐牌子，相互行礼毕。排列。

常国忠：俺，开平王常遇春之后，鄂国公常国忠是也。

胡荣祖：某，参知政事胡大海之后，越国公胡荣祖的便是。

刘正：山人，开国军师刘伯温之后，诚意伯刘正。

常胡刘：(同白)魏国公来得好早，你我见过一礼。

徐汇：有道是“礼多人不厌”，再见一礼。

[幕后乐声起，有女声作歌。

女声：(唱)【插曲】人生苦短当如何？

长夜香醪对莺歌。

莫把流光空磋砣，

及时行乐切莫错过。

来得个 巫山襄王玉女梦，

降下个 月里仙姬美嫦娥。

莫把流光空磋砣，

及时行乐且莫错过。

[众大臣在歌声中徘徊，时有不满。

徐常胡刘：这……成何体统，坏了，坏了！

徐汇：张公公，张公公！

[张太监、白发苍苍，颤抖抖上。

张太监：众位大人，何事召唤？

徐汇：五更将近，即将临朝，这宫墙之内的歌舞，又是为谁而歌，为谁而舞呀？

张太监：这个……(探望)不瞒诸位大人(徐常胡刘凑近)自从姜斌献妹进宫，哪日没有花天酒地，哪夜不见声色犬马，(钱太监

暗上)只怕……(发现钱太监)告退,告退!

钱太监:(阴冷地)你,再往下讲……

张太监:(自打耳光)多嘴,绕舌!(急下)

钱太监:(环顾群臣)这老懵懂……(跟下)

徐常胡:呀!

徐汇:(唱)【山坡羊】百丈楼怎经得 盍啃虫咬,

常国忠:(唱)大明朝岂不是 灾降祸招,

胡荣祖:(唱)快些儿把主意拿好,

徐国忠:(合唱)早朝上把谏书上告。

胡荣福:军师,你有一肚子的墨水,快为我们写一个奏折吧!

刘正:嗨……

胡荣祖:写呀,写吧!

刘正:咳!(唱)

我刘正 位低爵小,

拟奏稿焉能够越俎代庖。

(白)另请高明,另请高明……

胡荣祖:噢!这……

常国忠:魏国公,你乃文武双全的大才,何不拟上一本。

徐汇:自当义不容辞。

常国忠:好,快取文房四宝。

胡荣祖:张公公,张公公,快取文房四宝一用。

张太监:(内)来了!(捧文房四宝上)

[钱太监随张太监上,冷眼旁观。

胡荣祖:(接文房四宝)魏国公,你快些来写。

刘正:(暗笑)哧嘿……

[张太监见钱太监,急退下,钱跟下。

徐汇:(握笔)待我来写呵!

[常国忠托砚盘,胡荣祖与刘正展纸。

徐汇:(唱)【粉蝶儿】提羊毫,胸涌怒潮,

泻千里,难终难了,

原此本，皇上采纳。

刘 正：（背唱）只怕是 一番空劳。

徐 汇：奏疏已好。

常 国 忠：请唸来一听。

胡 荣 祖：对，快快唸来！

徐 汇：遵命！（念奏稿）

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臣民憾憾。内外皆言，奸佞为非，小人作崇，淫荡上心。饮宴嬉耍，搜罗美姝，日戏不足，长夜以继。此辈奸贼，谋权唯利，卖法取贿，日进千金斗玠……

常 国 忠：（同白）可恶！
胡 荣 祖：

徐 汇：（续念）国家正事，黎民生计，何曾留意，一概废弃。

常 国 忠：（同白）可恼！可恼！
胡 荣 祖：

徐 汇：（以手止之）请听下文。

常 国 忠：往下念，往下念！
胡 荣 祖：

徐 汇：（续念并越念越快）伏望陛下，割私爱奋纲纪，上告两宫，下谕臣民，查勘奸佞，申明法纪，以消祸乱之根，以保灵长国祚，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臣等以合家生命冒死上奏，望陛下详察，哀哀此上，哀哀此上！

徐 常 胡：（悲从中来）啊……啊……

刘 正：喂！哭什么，哭什么！（徐常胡止哭）还是正事要紧！

徐 汇：军师说得正是，待我签上名号（迎笔与常）鄂国公，请！

常 国 忠：正是（署名，迎笔与胡）越国公，请！

胡 荣 祖：待某来写（署名，迎笔与刘）军师，请！

刘 正：三位国公均已署名，何必拉上我这小小的诚意伯凑热闹呢（推辞）。

胡 荣 祖：（强拉刘正）来来来，快写快写快写！

[姜斌从官中走出。]

姜 斌：诸位大人，下官有礼了。（众走开，姜走近徐汇）魏国公，有何要事，可否告知？

徐 汇：唔！（走开）

姜 斌：（走近常国忠）鄂国公，有何要事，敬请教诲则个。

常 国 忠：咳，无事，无事！（走开）

姜 斌：（走近胡荣祖）越国公，敬请赐教。

胡 荣 祖：呸！（吹胡瞪眼）站远了！

姜 斌：这……从何说起？（看到刘正在旁暗笑，就走近刘正）军师，请来见礼。

刘 正：（故作惊讶），唷……国舅爷，失敬，失敬！（躬身施礼）

姜 斌：（喜）不敢当，不敢当！（躬身施礼）他们这是为了什么？

刘 正：嘎……国舅爷有所不知，他们在朝房候驾，空闲无事，拉拉扯扯，打打闹闹开起了玩笑，正好被你碰上，都有些不好意思呢。

姜 斌：（半信）嘎，原来如此……（打量）

刘 正：你看，他们偌大年纪，还要拉拉扯扯打打闹闹，自己也有些难为情呢。你看，他们一个个背转身去，多不好意思，哈……真不好意思！

姜 斌：（信）对，真是怕难为情！哈……

刘 正：嘘！（姜斌止笑）

[二小太监引钱太监上。]

钱 太 监：（大声）文武百官听着。万岁有旨，今日免朝，回府去者！

徐 常 胡：何故免朝？

钱 太 监：万岁圣旨，一言九鼎；何须动问！

[二小太监引钱太监下。]

姜 斌：军师，下官告辞！

刘 正：请便，请便！

[姜斌下。刘正也下。]

徐 常 胡：（愤慨）这是从何说起呵！

徐 汇：（唱）【前腔】捧谏书 只盼面君申理，
免朝会 生把君臣隔离，

言路断 忠言一席白费，

(白) 这……

[徐、常、胡急急打转。

常国忠：有了！

(唱)【前腔】何不撞响景阳钟坚请圣陛。

徐 汇：正合我意。越国公。

(唱)快推椎把景阳钟撞。

胡荣祖：好哇！

(唱)椎醒那 懵懂皇帝，

某这里卷双袖跃上台级，

(白) 呸！（搓手、握椎）

(唱)下劲儿 把钟儿撞击。

[响起洪亮钟声。静场片刻，锣鼓急起。

[四小太监引钱太监上。

钱 太 监：（厉声地）何人打钟？

徐 常 胡：
徐 汇
常国忠
胡荣祖 打钟！

钱 太 监：（勉强笑容）三位国公，钱某有礼了！

徐 常 胡：不必多礼！

钱 太 监：（扳起面皮）万岁欠安，请三位国公回府！（回身对小太监）
紧闭朝门！

[小太监掩门，引钱太监下。

徐 常 胡：哇呀！（念扑灯蛾）

徐 汇：（念）刚才是 后宫歌舞闹嘈嘈，
一转眼 龙体欠安罢早朝，
罢早朝。

常 国 忠：（念）魏国公 休得心烦躁，
还得要 静心细计较，
细计较。

(白) 军师，军师！

胡荣祖：他呀，早就回府去了。

常国忠：（无可奈何）啧……

胡荣祖：（念）一不做二不休再把朝闹，

（白）哪怕是撞碎景阳钟，撞破望闻鼓！

（念）闻得个燕京都城人人知晓，人人知晓。

徐汇：好，击鼓，撞钟！

〔常击鼓，胡撞钟，钟鼓大作，朝门大开。〕

〔殿前侍卫多人，全付武装引钱太监上。〕

钱太监：（威严地）万岁有旨，百官回府，休得吵闹，如若不然，哼哼，定要……

内喊：太后驾到！

〔众排列恭迎，太监，宫女引慈寿太后上。〕

众：叩见国太千岁！

太后：众卿平身！

众：千千岁！

太后：司礼监过来听旨。

钱太监：臣在。

太后：速去报与万岁，哀家与满朝文武要在金殿面君。

钱太监：遵旨。

〔众侍卫与钱太监急下。〕

太后：众爱卿！

（唱）【石榴花】先帝爷英年谢世早，

留下当今万岁年幼小，

这太明朝全赖众卿扶保，

六年来渡过了几番风暴。

近日事哀家已然明瞭，

诸卿休得生烦恼，

哀家晓，（刘正，姜斌等众臣上）

撞钟的原是忠臣良将，

击鼓的准是肝胆相照。

（夹白）哀家与众卿呵！

(接唱) 排起班 立起序，
同心同德见当朝。

众：遵旨！

[众随太后列队，在吹奏乐中进入朝门。

[中幕闭。

第三场 邀 宠

[中幕外，姜斌便装负包袱悄悄上。

姜斌：啊哈！

(唱)【黄龙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为升官，且作俳优。

装神弄鬼平常事，

(白)为讨皇上欢心呵！

(唱)何妨做牛作马扮狗，

趁日落天已黄昏后，

后宫见妹作番筹谋。

(白)近日来，万岁爷被朝中大臣搅得心烦意乱，说什么要亲君子贤人，远奸佞小人，带着戳了我的脊梁。唉！总是我官职不及他人，只得忍气吞声。有朝一日，让我大权在手，我要你们这班东西（作杀头状），卡，哼哼！

(唱)【前腔】时机未到 且受煎熬，

面上装笑 口含蜜桃，

暂且把 一肚恶气藏好，

(夹白)一旦时机到！

(接唱)柄权颠倒 朝政变貌，

朝政变貌。

(白)来此已是。(轻叩门)

[宫女急上。

官女：门外可是国舅爷？

姜 斌：正是。

官 女：（开后园门）请。（姜斌进门，宫女关门）请随我来。（引下）

〔中幕启，皇宫后院。〕

姜 雪 娇：（内）侍候了！

官 女
太 监：（内，同声）噢！

〔乐起，宫女，太监引姜雪娇上。〕

姜 雪 娇：（唱）【耍孩儿】总道是 伴皇驾 无忧无虑，
那知晓 每日里 把气来呕，
朝臣们 闲言碎语多，
老太后 指指点点最难受。
怕只怕 万岁爷 移情别求，
我只得 时刻的 变着计谋，
固宠幸 全亲友 方消后顾之忧，
方消后顾之忧。

〔宫女引姜斌上。〕

官 女：启禀贵人，舅爷来了。

姜 雪 娇：有请。

官 女：贵人有请。

姜 斌：遵命（进见）姜斌参见贵人！

姜 雪 娇：兄妹之间不必多礼。我来向你，商定之事，可曾定当？

姜 斌：（拍包袱）早已准备就绪。

姜 雪 娇：今日之事非同小可，你当仔细行事。下去伺候。

姜 斌：是。（下）

内 喊：万岁驾到！

姜 雪 娇：接驾。（跪伏门右）

正 德：（上唱）【耍孩儿】

早朝罢 过豹房 幽幽深宫，

姜 雪 娇：万岁，臣妾接驾来迟，望吾皇恕罪。

正 德：（边扶姜雪娇，边唱）

姜贵人 口生香 知痒知痛。

我与你 手牵手 作对成双，
的确是 世无双 凤俦鸾凰。

[正德就坐。

正 德：贵人，赐坐。

姜雪娇：谢主隆恩。（坐）来，酒筵罢上。

官女监：（同应）是。（搬上酒筵）

姜雪娇：（斟酒，奉上）万岁请饮此杯，愿龙体康泰。

正 德：好！（饮）

姜雪娇：（再奉酒）万岁，再饮这第二杯，愿夫皇青春常驻。

正 德：青春常驻，好一个青春常驻！啊哈……（饮酒）贵人，你也要陪伴寡人饮上一杯！（宫女斟酒）愿你青春常驻呀！

姜雪娇：领旨。（饮酒、奉酒）万岁，请你饮了这第三杯。

正 德：这第三杯，又有什么讲究呀？

姜雪娇：万岁！

（唱）但愿奴 承雨露 地久天长，
伴君皇 终身依傍 终身依傍。

正 德：好，此也朕之愿也！（饮酒）咳，贵人，有酒不能没有歌舞，今日你又有什么新鲜好玩的关目呢？

姜雪娇：遵旨。来，歌舞伺候。

[众舞女鱼贯而上，随之作禽兽面具歌舞。

众舞女：（唱）【插曲】人生苦短当如何？

长夜香醪对莺歌，
莫把流光空磋砣，
及时行乐且莫错……

正 德：咳！（不慌）且停歌舞！（众舞女跪）

姜雪娇：（跪）万岁恕罪！

正 德：（扶姜雪娇）贵人且起。（对众舞女）你等且起！

众舞女：谢万岁！（起身）

正 德：啊，贵人，歌舞虽好，却是朕早就见过的了。

姜雪娇：启奏万岁，今夜本有新的关目，只恐难登大雅之堂，有污圣

目，故而不敢献上。

正 德：嘎！有这等事来，快快搬演上来！

姜 雪 娇：遵旨。（三击掌）来，狗舞伺候！

姜 斌：（内应）汪、汪、汪！

[姜斌扮狗上场，在古怪的乐曲声中，作狗的模拟舞。

正 德：（好奇，离座）好一只好机灵的狗呀！

姜 斌：（伏帝前，摆头摆尾）呜呜呜……

[众舞女，窃笑。

正 德：哈……好一头义犬！

姜 斌：（作跪拜动作）呜呜呜……

正 德：哈……真象！

众 舞 女：（忍不住大笑）哈……（掩腹）啊呀，妈呀，肚子痛……（狂笑失态）

正 德：（心血来潮）来，咬她们！

姜 斌：汪汪汪！（扑向众舞女）

[众舞女叫喊着纷纷逃避，有一个舞女被姜斌拿住，双爪搭在舞女肩上，作狗态。

正 德：（鼓掌）哈……好了，好了，不要吓坏了她们，快快露出你的真面目，让朕看一看你是哪一个？

姜 斌：（掀去狗头）万岁！（伏地）

正 德：原来是你呀！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把朕的一肚子烦恼都赶走了。好，姜贵人过来听封。

姜 雪 娇：（跪）万岁！

正 德：封你为西宫贵妃，执掌豹房内事。

姜 雪 娇：（拜）谢万岁！

正 德：（把姜雪娇扶起）贵妃平身。姜爱卿过来听封。

姜 斌：（跪）万岁！

正 德：封你为当朝国舅，升任九门提督，总管燕京军务。

姜 斌：（拜）谢主隆恩！

正 德：今夜在场宫女、内侍，均有重奖。

[众跪成一圈。

众 宫女：万岁，万岁，万万岁！
内侍

正 德：（大笑）哈……

[切光。

第四场 义 打

[中幕外，李茂，李猴儿父子上。

李 茂：（念）父子千里到燕京，

李 猴 儿：（念）投靠姜斌。

李 茂：小老，李茂。（指猴儿）这是我的儿子，名唤李猴儿，家在宣府居住，只因今年大旱，粮食颗粒无收，真的活勿下去哉！想起我当年的穷邻居，名唤姜斌，他有个妹子叫雪娇。落魄的辰光，是我救济了他二个，一日三餐不曾少待过他。

李 猴 儿：姜斌肚皮大，把我格股头也吃进，害得我老是吃勿饱，长得象只猢猻。

李 茂：小子，勿许你这样讲你的姜斌哥哥！

李 猴 儿：好，我勿讲，让你讲。

李 茂：后来姜斌长大，从军打仗，不知怎的，竟当了燕京左都督，回来接妹子雪娇的辰光，拉住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对我讲：“李大叔喂，你待我的好处我是勿会忘记格，一定会报答格（拭泪）。”

李 猴 儿：报答，报答，只怕哭煞！

李 茂：咳！不许你胡言乱语！

李 猴 儿：好，我勿讲！（以手捂嘴）

李 茂：如今，我也落魄哉！实在旣没办法，只好来投靠伊，我也勿想他怎样报答，只要赏口饭吃，再讨点种子铜钱回去，我便高兴煞哉！

[幕后传出鸣锣开道声。

李 铁 儿：老爹，你来看，那边格热闹，让我去看之一看。（下）

李 茂：猴儿，猴儿，等等我！（跟下）

[中幕启，御教场。

内 喊：嘎！

[校尉甲、乙鸣锣喝道上。

校尉甲：（念）九门提督府，

校尉乙：（念）赫赫国舅爷。

校尉甲：（念）皇城巡逻，

校尉乙：（念）巡逻皇城。

校尉甲：（念）人人远避，

校尉乙：（念）店铺关门。

校尉甲：（念）冲撞马头，

校尉乙：（念）格杀勿论。（敲锣）

众校尉：（内喝）嘎！

[众校尉站门，马夫勒马，贴身家人姜槐引姜斌上。

姜 斌：（念）青云平步君恩重，

（白）校尉门！

众校尉：有。

姜 斌：开道！

众校尉：嘎！

[众校尉，姜槐马夫引姜斌园场。

姜 斌：前面是何所在？

姜 槐：禀国舅爷，前面乃是御教场。

姜 斌：来呀！

众校尉：有。

姜 斌：打道御教场。

众校尉：啊！

[众校尉，马夫引姜斌行进，下场。

徐 刚：（内）马来也！（趟马）

（念）世代良将，

九锡荣封帝泽长。

（白）俺，徐刚。爹爹徐汇，承先祖徐达功勋，袭爵为魏国公。

今日奉了爹爹之命，往御教场习武去走。（勒马下场）

[李猴儿上看热闹。

李猴儿：（念）我看那，马上大官象姜斌，
追上前去看分明，
想不到，他皇封国舅享荣华，
李猴儿，时来运转逢贵人。

[李猴儿挤入人丛观看热闹，李茂追上。

李茂：猴儿，慢走！（跌倒，气喘不止）啊啊啊……

李猴儿：（回身扶茂，替茂揉胸、捶背）老爹，你那格冬哉？依那格冬哉？（欲哭）

李茂：（缓过气来）不要紧，不要紧，勿会死的，我还要享国舅爷赐的福呢。快快扶我起来！（起来，站一旁观望）。

[众校尉、马夫引姜斌上。

李猴儿：老爹，你看那马上的大官，不正是姜斌哥么？

李茂：（揉眼）啊！不错，正是姜斌。

李猴儿：噯！姜斌哥！

李茂：姜斌，大侄子！

姜槐：禀国舅爷，有人挡道。

姜斌：呀呀呸！大胆匹夫，焉敢挡道！

李猴儿：我是茂叔猴弟呀！

姜斌：（细看）啊？

李茂：你说过是勿会忘记我的。

李猴儿：你说过要把雪娇妹子许配给我的。

姜斌：（怒起）呸！信口雌黄，还将了得，来呀！

众校尉：有！

姜斌：与爷打，打，打！

[众校尉将李茂父子掀翻，一阵乱棍，李茂被打得死去活来，李猴儿满地乱滚。

徐刚：（内喊）住手！

[徐刚骑马上，架开乱棍。众校尉认识徐刚，急忙住手。徐刚翻滚下马，和李猴儿一起扶起李茂，李茂已呼吸困难。

校尉甲：（对众校尉）这位小爷，就是魏国公的公子，你等不可不小心。

众校尉：（互语）得罪勿起，得罪勿起。

徐刚：呸！何人胆大包大，竟敢在京畿之内殴打良民！

姜斌：糟！何处刁民，胆敢在国舅爷面前放肆！

姜槐：真真放肆！

校尉甲：启国舅爷，这位是魏国公徐汇老爷的公子。

姜斌：（迟疑，发狠）哼！国舅爷奉旨巡查皇城，难道怕他不成。来呀！

众校尉：有。

姜斌：与爷打，打，打！

姜槐：打呀！往死里打！

〔众校尉被迫上。〕

徐刚：（大喝）大胆！

〔众校尉退缩。〕

姜斌：哇呀呀！气死我也！徐汇呀徐汇，你在朝与俺作对，在家不能教子，焉能安邦治国也！

徐刚：啊，他竟骂起爹爹来了，奸贼大胆也！

（唱）你本是中山狼，
小人得志格外猖狂。

姜斌：可恼，可恼也！

（唱）【山坡羊】恨煞畜生忒狂妄，
恶意把俺来冲撞。

徐刚：呸！

（唱）【古轮台】你一无德二无能，
无德无能高官任，
光凭裙带受宠幸，
逞什么强来逞什么能。

姜斌：气死我也！来呀，打这小畜生？

（众校尉胆怯，畏缩不前）啊，可恼也！

（唱）【前腔】不听号令要受罚，
奋勇向前有赏银。

校尉甲：要是打出祸来呢？

姜斌：（唱）【前腔】天塌地陷俺担承，

（白）与爷打，打，打！

（唱）打死这畜生方消恨。

姜槐：有赏银呀，打！

[众校尉一涌而上，棍棒齐下，被徐刚用左臂架住，左臂因此受伤。]

徐刚：啊唷，哇呀！你们真的敢打！

姜槐：打你又怎么样？

徐刚：呸！招打！

[徐刚用右臂独臂开打，众校尉纷纷逃散，姜槐也被打倒在地，爬起踉着躲下，场上只剩姜斌一人，也被徐刚揪下马来。]

姜斌：啊呀，公子饶命！

徐刚：如此奸人，怎能容得！（照准姜斌屁股一脚踢去）走吧！

姜斌：（跌到在地）啊唷，痛死我也！

[姜槐扶起姜斌，二人一跷一拐，狼狈逃下。]

徐刚：哈……我只这样一把，便将他扯下马来，再是这么一脚，把他踢成个狗啃尿！

李猴儿：公子，你受伤了，啊呀，还有血格啱！

（解带绑徐刚络上左臂）

李猴儿：（膝行）叩谢公子救命大恩！

徐刚：（单手扶起李茂）老人家，小哥，你俩伤势如何？

李茂：哎唷，哎唷！

李猴儿：我介伤势到勿要紧，只是我介老爹年纪大哉，只怕是……（泣）

徐刚：老人家，小哥，不必耽忧，且去我家养伤如何？

李猴儿：（拜罗）多谢公子！

徐刚：老人家，小哥，走吧！

[三人相换下。中幕闭。]

[中幕前，姜槐扶姜斌上。]

姜 斌：咳！

（唱）【粉蝶儿】不经意 竟受顽童欺

（白）徐汇 我骂你这老贼！

（唱）我邀宠得官 何容你妒嫉，
我得些钱财 也不是你的，
你上本弹劾 究属何意，
你教子不严 殴打本官，
我与你世不两立，
世不两立。

姜 槐：老爷，徐汇父子与你作对，何不禀告娘娘，治他一个满门抄斩（作杀人姿势）消消胸中恶气！（跺足）啊唷腿！

姜 斌：咳！谈何容易！（想）噯，姜槐，你找几个亲信朋友，暗地里四出打听徐汇行踪，收集他的罪证。（耳语）

姜 槐：哎……有数，知道，明白。

姜 斌：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姜 槐：谢老爷。

姜 斌：（自语）徐汇呀徐汇，要是让我抓住你的把柄……哼哼！灭九族受典刑。

（唱）管叫你受典刑，（跺脚）

（白）啊唷，屁股！

[主仆搀扶一踉一拐下。]

第五场 诉 冤

[中幕后，徐府内厅。徐汇忧心忡忡上。]

徐 汇：（唱）【驻马听】皇宠妖妃 常废早朝，
沉迷酒色 达旦彻宵，
奸贼姜斌 平步九霄，
忠臣良将 却受煎熬。

（白）奸臣宦阉，结成八虎，内外勾连，狼狈为奸，贪赃纳贿，

卖官鬻职，势焰烛天，擢发难数也！

(唱)【前腔】眼看民怨 卷起怒潮，

怕只怕 大明江山根基摇。

[徐刚，李茂父子搀扶着上。

徐刚：(同哭)啊呀 爹爹 呀！
李茂父子：(同哭)啊呀 老爷 呀！

徐 汇：呀，为何这般光景？

徐刚：(同白)是九门提督姜斌打的。

徐 汇：啊，是他！(按下怒火)儿啊，你去校场习武，与那姜斌何干？

徐 刚：孩儿来至御教场口，只见姜斌纵兵行凶，毒打良民(指李茂父子)。

李茂父子：大人伸冤呀！

徐 汇：(看李茂父子伤势)如此行凶，法理难容。儿呀，你往下讲。

徐 刚：是孩儿看他不过，上前与他论理，谁知他，开口就骂。

徐 汇：他骂些什么？

徐 刚：骂孩儿是小畜生。

李猴儿：老爷，他骂公子是小畜生，就是说你老爷是老畜生！(掩口)呃革。

徐 汇：岂有此理！往下讲。

徐 刚：他骂上几句到也罢了，竟喝令兵丁将孩儿团团围住。

徐 汇：(惊)啊！

李猴儿：拳起棍棒。

徐 汇：哦！

徐 刚：一把抓住。

徐 汇：这……

李猴儿：一顿毒打！

徐 刚：将孩儿打，打坏了！(哭)

李茂父子：好苦呀！(同哭)

徐 汇：啊呀，我那可怜的儿呀！(拭泪)儿呀，那姜斌不知儿的来历，你应当与他讲明才是。

徐 刚：孩儿不讲来历到也罢了，一说起爹爹唷！

徐 汇：怎么样？

徐 刚：他便破口大骂起来。

徐 汇：（不悦）他骂些什么？

徐 刚：孩儿难以出口。

徐 汇：（激愤）你与我说！

徐 刚：这……

李猴儿：我来说！（快口）他骂老爷你，在家不能教子，怎能在朝治国，
（一字一顿）已经老得不中用了！

徐 汇：（气噎）他……他……

徐 刚：（哭）爹爹！

李茂父子：（哭）伸冤哪！

徐 汇：（缓过气来）奸贼，奸贼也！

（唱）【前腔】姜斌虐民 耳闻已久，
愧不能除恶 破釜沉舟，

（白）你竟欺辱到老夫的头上来了！
更何况黎民百姓呵！

（唱）我本想 安图晚年，
欲罢手 怎生罢休。

徐 刚：（同白）谢 爹爹！
李茂父子： 老爷！

[切光，闭中幕。]

第六场 智 打

[中幕前，徐汇、常国忠、胡荣祖、刘正分头上。]

常 国 忠：（念）铁券丹书世泽长，

胡 荣 祖：（念）开疆闢土保君皇，

刘 正：（念）神机妙算安社稷，

徐 汇：（念）剪除奸佞正纪纲。

(白) 诸位大人请了!

常胡刘: 请了。

徐汇: 刚才所言之事, 望诸位同心奏明圣上。

刘正: 此事非比寻常, 不可强求, 还得智取。

徐常胡: 有劳军师。

刘正: 义不容辞。

徐常胡: 好, 我等明日在朝房等待佳音。

刘正: 请!

徐常胡: 请。

[乐起, 徐、常、胡、刘分头下。]

[灯渐暗, 中幕启。]

[灯渐明, 月牙当空, 皇宫后园门前。]

[姜槐、刘正从两侧探望宫门。刘正发现姜槐, 隐下。姜槐出。]

姜槐: (自语) 国舅进宫去向贵妃娘娘告状, 已有两个时辰哉(刘正暗出, 站在姜槐背后), 因何还勿出来呢?

刘正: (拍姜槐肩) 喂, 告状, 告谁的状?

姜槐: (大吃一惊, 跌坐在地) 啊呀! 吓、吓煞哉!(见是刘正, 马上爬起) 原来是军师爷爷, 小的有礼哉。

刘正: 刚才你在说些什么?

姜槐: 我, 我没说什么!

刘正: 反正我都听见了, 你不说也罢!(作欲走状)

姜槐: (抢步拦住) 军师爷爷, 请留步。

刘正: 我来问你, 你家国舅爷是否要告徐汇老儿的状呀?

姜槐: 真是, 正是。

刘正: 徐汇的儿子徐刚, 在御教场行凶, 一脚踢还了你家老爷的屁股。

姜槐: (自语) 呀, 军师怎么知道的。

刘正: 还打伤了你的一条腿。

姜槐: 啊! 军师爷爷, 你真是活神仙哉!

刘正: 你家老爷还想治徐家满门抄斩, 方消心头之恨。

姜槐: (惊) 对对对……

刘 正：踢坏屁股，不过乃是一点小错，如何能治满门抄斩呢？
姜 槐：呃革。
刘 正：除非……（卖关子）天机不可泄漏，我要走了！
姜 槐：（抢步跪求）军师爷爷，你慢点走，你一定要把天机漏给我听，
让我好在国舅爷面前讨个赏。
刘 正：（暗笑，转正容）你且起来。若要告知天机，你得依我一件。
姜 槐：哪一件？
刘 正：不许说出是我说的。
姜 槐：一定不说。
刘 正：我却不信，你要对天发个毒誓。
姜 槐：好，我发。（跪对天）皇天在上，军师说知天机，我若说出军
师名号，就让我全身化脓化血，活活烂死！
刘 正：好，附耳过来！（与姜槐耳语）
姜 槐：哦，装伤。
刘 正：嘘，还有呢。（再耳语）
姜 槐：啊，私藏国宝！
刘 正：唔……（指天）
姜 槐：（掩口）我没说。
刘 正：我先暂避，等会再来。
姜 槐：小的送军师。（三拜）
刘 正：（以扇遮口）哧……（下，姜槐跟下）
[姜斌从官门内跛出。
姜 斌：（唱）【黄龙滚】恨煞畜生小徐刚，
殴打国舅忒狂妄，
贵妃面前哭诉罢，
枕头风吹奏君皇，
内外夹攻老徐汇，
（夹白）若被俺抓住把柄，管叫你人头落地，满抄斩呵！
（接唱）恶气方消舒胸膛。
（白）姜槐哪里，姜槐哪里！
姜 槐：（急上）来哉，来哉！

姜 斌：搀扶了。

[二人一踉一拐行走数步。

姜 槐：（想到）啊呀国舅爷，小的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姜 斌：你讲。

姜 槐：徐刚踢伤你的屁股。

姜 斌：啊唷，啧……

姜 槐：打踉我介一条腿，只不过是一点点小错，如何能治大罪呀！

姜 斌：（动容）唔……

姜 槐：再说在皇帝面前，当着文武百官，如何脱裤子验伤呢？

姜 斌：这……（细看姜槐）你，变得聪明起来了！你说，你说，又该当如何？

姜 槐：理该找个聪明人商量，商量！

[刘正装醉态上。

刘 正：（吟）人生宛若一场戏，

荣华富贵何足奇？

但得香醪任吾意，

（笑）哈……

（吟）论什么皂白与是非？

姜 槐：老爷你看，那边不是聪明人来了吗。

姜 斌：（对槐）你去一旁伺候。

姜 槐：是。（隐下）

姜 斌：（迎刘正而上）军师。

刘 正：（作饮酒状）干！

姜 斌：军师，你醉了么？

刘 正：我没有醉，我没有醉，（定睛视姜斌）你，你是谁呀？

姜 斌：我是九门提督姜斌。

刘 正：（故作吃惊）啊！原来是国舅爷，失礼了，失礼了！（连连作揖）

姜 斌：（连连还礼）有礼，有礼。

刘 正：（瞠目视姜斌）啊呀，国舅爷，我看你印堂发黑，定然晦气重重。

姜 斌：正是，下官被人欺辱了。

刘 正：何人……有此大胆。

姜 斌：不瞒军师说，就是那徐汇之子徐刚。

刘 正：徐汇，徐刚……嘿！说起徐汇，我的气也就来了。

姜 斌：军师，你有什么气呀？

刘 正：（拉姜斌）国舅爷，你且听了。

姜 斌：（屁股痛状）洗耳恭听。

刘 正：想我先祖刘伯温，也是开国元勋，功劳不在徐达之下，怎么他可以封王，而我先祖却只封得个诚意伯。一个王、一个伯，一个王、一个伯……相差何其远矣！嘎呵……气死我也！

姜 斌：（旁白）嘎呵是呀，军师足智多谋，若能得他相助与我，何惧那徐汇老儿……（转对刘正）军师！

刘 正：（醉态稍去）怎么？

姜 斌：军师有所不知，下官奉旨巡逻皇城，不料徐刚这小畜生。

刘 正：他敢怎样？

姜 斌：他呵！

（唱）【前腔】俺奉命巡查皇城，
他竟敢
拉俺下马 滚落埃尘，
狠命的拳打足踢，
险些儿，
葬送性命 葬送性命。

刘 正：如此说来，国舅爷你真的受苦了。（打量姜斌）唔……为何不见伤痕？

姜 斌：喏，（指点）伤在这里。

刘 正：（用扇柄胡戳）伤在哪里？这里还是那里？

姜 斌：（手拉扇柄，指引部位）这里，这里。

刘 正：原来在这里。（照伤处一戳）

姜 斌：啊唷！轻一点，轻一点。

刘 正：（佯装醉骂）徐刚小儿，竟敢殴打朝廷大员，真正目无王法，罪不可赦。

姜 斌：嘈哇，下官正欲奏明皇上，治他以罪。
刘 正：是应狠狠奏上一本，治他一个妨害正务的大罪。
姜 斌：正合吾意。
刘 正：咳……
姜 斌：啊！
刘 姜：（同笑）哈……
刘 正：（大惊小怪）啊呀不好！
姜 斌：（莫名其妙）有何不妥？
刘 正：只是你这伤吔，伤得实在不是地方。
姜 斌：这……
刘 正：少时金殿论理，必要验伤，国舅爷，你如何能当着万岁。
姜 斌：当着万岁。
刘 正：当着文武百官。
姜 斌：当着文武百官。
刘 正：把裤子往下一脱……
姜 斌：往下一脱……
刘 正：露出下体，出乖露丑呢？
姜 斌：（掩面）唏……（急）
刘 正：如果众位大人奏上一本，说你犯上欺君。
姜 斌：呃葛。（瞠目结舌）
刘 正：（诵）罪莫大矣呵，罪莫大矣呵！
姜 斌：（急得打转）这……这……如此说来，这伤是验不得的。
刘 正：当然无法验得。
姜 斌：啊呀！
刘 正：如若验不得伤，那徐汇老儿岂肯与你罢休！
姜 斌：啊呀！
刘 正：再加有众位大臣为他撑腰，我看你呀是输定了。
姜 斌：啊呀是呀，若不是军师点明，险些坏了大事。军师！
刘 正：唔……
姜 斌：素知军师足智多谋，请为下官设一良策，出出这口恶气。
刘 正：哈……

姜 斌：（打躬作揖）下官求求你了。

刘 正：嘿……

姜 斌：军师，此事若成，下官送你黄金一千两。

刘 正：不稀罕！（作饮酒状）

姜 斌：敬送美酒五十担。

刘 正：嘎……（摇头）

姜 斌：一百担。

刘 正：哈……好，看在美酒的份上，来来来（招手叫姜斌走近）我就帮你一把。

姜 斌：多谢，多谢。

刘 正：国舅爷，你呀，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岂不知……

姜 斌：请说。

刘 正：暗伤难验，明伤可做吆。

姜 斌：明伤可做，妙、妙、妙，不过，如何做法？

刘 正：咳，连做伤也不会，国舅爷只要往自己的脸面狠狠打上几拳，打得鼻青脸肿，那便是了，如若再将胡子扯落一半边，那就更妙。

姜 斌：承教，承教。

刘 正：岂敢，岂敢。

姜 斌：那就让我来打。呸！（一拳）啊唷。

刘 正：再重一点。

姜 斌：呸！（稍重一拳）啊唷……

刘 正：不够重，不够重！

姜 斌：（鼓气欲打，又止）啊……

刘 正：真没用，真没用唷！

姜 斌：军师，自家皮肉如何下得手唷！

刘 正：对对对，这叫做：（诵）“打别人不痛唷，打自己才痛。”

姜 斌：（诵）打别人不痛唷，打别人不痛。（思考）有了。军师，这做伤之事，请您代劳如何？

刘 正：叫我打你？

姜 斌：正是。

刘 正：也罢，看在一百担美酒的份上，让我……（拳举又止）哎呀！
下不了手么。

姜 斌：军师，我请你打，你就打，只要能做出伤来，扳到徐汇老儿，
我情愿挨打，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

刘 正：一个愿挨！

姜 斌：一个愿挨！

刘 正：也罢，恭敬不如从命，军师我闭上眼睛，打你几下就是。

姜 斌：有劳，有劳。

刘 正：呸，招打！（轻拍）

姜 斌：打呀！

刘 正：国舅爷，我与你素无冤仇，心中无气，如何下得了手？

姜 斌：这便如何是好？

刘 正：无妨，军师我素来有个脾气，只要张口痛骂，就会带出气来，
那么也会打得出手。

姜 斌：这个……你就骂，骂，骂！

刘 正：好，我来骂。姜斌！

姜 斌：在。

刘 正：我骂你这误国的奸贼！喂……

姜 斌：你为什么骂我是误国的奸贼？

刘 正：唉，你呀！我口里骂的是你，心里骂的是他呀！（点姜斌额）
你呀！

姜 斌：（背白）他口里骂的是我，心里骂的是徐汇老儿。（对刘）好，
你就骂吧！

刘 正：遵命！（撩袍倒冠，装起疯来）你与我站好了。

姜 斌：是。（闭目）

刘 正：我骂你这贪赃枉法的奸贼呵！

姜 斌：骂得好，骂得好。

刘 正：（唱）【驻云飞】恨煞你仗权势祸国殃民，
惑君皇败纲纪紊乱朝政，
打你个厚脸皮包藏祸心，
（夹白）招打！（一巴掌，震痛手心）

（唱） 怎奈我书生辈无力解恨。

姜 斌：（摸脸）再打！

刘 正：啊唷哇，我的手倒打痛了！

姜 斌：有伤无伤？

刘 正：不见伤痕。

姜 斌：不见伤痕！（捡起砖块）你与我狠狠打，狠狠地骂！

刘 正：（接砖）奸贼！

（唱）【前腔】 一见贼丑模样怒火升腾，
咬银牙举青砖要尔狗命。

（夹白）招打！（狠击一砖）

姜 斌：（踉跄）啊唷，嘎呵！

（唱） 抬起头闭双目仰面挨打，

刘 正：呸！（再击一砖）

姜 斌：（跌坐）我的妈呀！

（唱） 怎奈是阵阵热伤痛钻心。

（白） 嘎……啊唷！

刘 正：好哇，这伤做成了。你看，又红又紫真是好看。

姜 斌：这伤做成了，做成就好！（爬起）

刘 正：还有那半边胡子呢？

姜 斌：一不做、二不休，你就与我扯，扯，扯！

刘 正：（冲上一把抓住胡子）好一个厚颜无耻的奸贼呵！

（唱） 纵然你挨了打何能解恨，
扯下这鬃毛儿作弓拉琴。

（白） 呸！（双手紧拉胡子，作牵牛状转动）

姜 斌：扯，扯，扯！

刘 正：（扯下半边胡子）滚！（踢姜斌抢背）

姜 斌：啊！（气喘）

刘 正：（将胡子藏入袖中）吁……（气喘）

姜 斌：（唱）【前腔】 脸上须半边儿脱皮而去，
如蜂蛰若针刺疼痛难忍。

刘 正：（唱）【尾声】 双手儿搀扶起国舅大人，

不由得浑身儿汗水涔涔。(拭汗)

姜 斌：军师，辛苦了。(向后呼叫)姜槐，姜槐!

姜 槐：(上)老爷。

姜 斌：搀扶了。

刘 正：国舅爷，伤已做成，军师我要告辞了。(跌跌撞撞)

姜 斌：请便。啊唷!

[姜斌掩面，刘正掩口暗笑，分头下。

[中幕闭。

第七场 朝 辩

[中幕前，刘正上。

刘 正：(念) 安排钓鳌计，
锄奸伸正义。

(向内)有请，有请。

[徐汇、常国忠、胡荣祖分头上。

徐 常 胡：(念) 军师一声请，
急忙朝房进。

(同白)军师，请来见礼。

刘 正：有礼奉还。(左、右看)随我来。

[徐、常、胡随刘正园场。

徐 常 胡：(轻) 智取之事如何?

刘 正：(招手)近前说话。

[乐曲声中，刘正演示打姜斌状。

徐 常 胡：咳……哈……(同笑)

刘 正：(以指栓口)嘘!(徐、常、胡向刘正靠拢)你我只要如此如此，那怕他不如此如此。

徐 常 胡：照此行事。

[景阳钟敲。

徐 汇：诸位大人，万岁即将临朝，你我伺候了。

徐常胡：伺候了。

[乐起，场上人物分头下。

[中幕启，金殿，群臣排班，刘正佯醉。

[宫女、太监、钱太监引正德醉上。

刘正：（唱）【鹧鸪天】昏沉沉 温柔乡中不觉晓，
宿酒未醒 景阳钟敲，
我 只得 离却豹房上早朝，
难舍那 难舍朕的美多娇。
她那里 莺声燕语多欢笑，
我与她 鸳鸯比翼乐逍遥。

（夹白）可恨呀是可恨！

（唱）【前腔】最恨那 文武百官上早朝，
文武百官上早朝。（入座）

群臣：臣，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

正德：（有气无力）平身。

群臣：万万岁！（各归本位）

正德：众爱卿。

群臣：臣在。

正德：有本启奏，无本退朝，退朝！

[徐汇、姜斌双双出班。

徐姜常胡国荣：（同白）臣魏国公徐汇 有本启奏。
斌 九门提督姜斌

国荣：（同白）人有长幼，班有序列，当由魏国公先奏。

正德：（烦）好、好、好，徐爱卿，容你先奏。

徐汇：臣启奏万岁，昨日姜斌在御教场纵兵行凶，毒打良民，还将我儿徐刚也打坏了。

（唱）【侥侥令】显威风 逞凶暴，
百姓良善 臣子年少，
血流满面 伤肢断臂，
罪犯哪条 罪犯哪条，

今日里 金殿上分个白皂，
望万岁 剪除奸刁。

胡荣祖：啊，姜斌欺人忒甚！

常国忠：如此霸道，岂能容得。

正德：（有些惊醒）姜爱卿，可有此事？

姜斌：啊呀万岁，休听徐汇的一派胡言。

正德：容你细细奏来。

姜斌：万岁，臣奏旨巡查皇城，有刁民闯道，被臣拿下治罪是实。

正德：你身为九门提督、惩治刁民也是分内之事。

徐汇：万岁，百姓闯道是假，姜斌恣意殴辱良民是真。

正德：这……有谁作证？

徐汇：有伤者为证。

正德：唔……伤者何在？

徐汇：伤者上殿。

〔徐刚、李茂父子头顶御状上，跪伏殿下。〕

〔钱太监接状呈帝。〕

正德：（看）果然伤得不轻。（举袖一挥）下去。

钱太监：（下殿）衣衫褴褛，观之不雅，下去！

〔徐刚，李茂父子退下。〕

正德：（阅状）姜爱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姜斌：啊呀万岁，徐刚等人难以为证。

正德：却是为何？

姜斌：微臣奉旨执法，谁知魏国公徐汇之子徐刚，倚仗其父权势，将臣揪下马鞍，将臣打成这般模样。

正德：近前一观。（姜斌膝行向前）啊！竟有这等事来。

姜斌：求万岁为臣作主哇！

正德：徐汇！

徐汇：臣在。

正德：大胆徐汇，你竟敢纵子行凶，殴打朝廷大臣。不仅打了朝臣，还敢巧言反诬！来，与朕拿下了。

钱太监：锦衣卫哪里？

众锦衣卫：（内）有！

[众锦衣卫上。

钱太监：万岁有旨，拿下徐汇！

众锦衣卫：是。（上前欲擒）

胡荣祖：且慢！（锦衣卫住手）姜斌乃是九门提督，率领众多人马，何等威风，那徐刚不过是个小小孩童，如何是姜斌的对手？

常国忠：一个小小孩童，怎能力败众多人马，将姜提督拉下马来，打成这般模样。

胡荣祖：何况还有两名百姓作证。

徐汇：分明其中有诈！

常国忠：其中有诈！

胡荣祖：其中有诈！

胡荣祖：其中有诈，其中有诈，其中有诈呀！

正德：好了，好了！（目视钱太监）多此一举，锦衣卫退下。

钱太监：（目瞪锦衣卫）多此一举，退下。

[众锦衣卫退下。

胡荣祖：（怒视姜斌）哼！

姜斌：这……万岁，微臣被打之事，可以问过军师。

正德：军师。

刘正：（故意作鼾）呼噜……

姜斌：军师，万岁有话问你呢。

刘正：（故惊）啊，国舅爷，请！（饮酒状）

正德：成何体统！

姜斌：军师，你素来耿直无私，下官被徐刚所打之事，还请你作一公断。

刘正：打？嘎……国舅爷确是被人所打。

正德：是被何人所打哟？

刘正：被何人所打……（姜斌作暗示）嘎，对对对，臣……并无所知（故醉）。

姜斌：嘻……

常国忠：万岁，姜大人并非被徐刚打伤。

正 德：那是被何人所打呢？

常 国 忠：他实是自己做伤。

姜 斌：你！万岁，他……

正 德：常国忠。

常 国 忠：臣在。

正 德：你信口雌黄，诬陷大臣，欺君枉上，该当何罪？

常 国 忠：万岁，姜斌说道徐刚将他揪下马来，拳打足踢，打成脸青鼻肿。请万岁下旨，宣御医验伤；看他这伤是被拳脚所伤呢，还是被那砖块所伤。

姜 斌：（倒抽冷气）嘶……万岁，何须御医来验，自有军师作证。

正 德：军师，军师！

刘 正：呃，臣在。

正 德：你要把姜爱卿挨打致伤之事，与朕说个明白，如有半点虚假，难逃欺君之罪！

刘 正：（故作大惊）啊，欺君之罪！

姜 斌：尽管从实讲来，不必担惊受怕。（拍胸，竖起一指，暗示一百担酒）

徐 常 胡：你要从实讲来！

刘 正：你们也要我从实讲来。

徐 常 胡：正是。

刘 正：既然都要我从实讲来，我就从实讲来。（边说边演示）昨夜，我酒醉路过皇宫后墙，只见国舅悄悄地从内宫出来。（大臣们凑近刘正）他一见是我，就哭着叫着，要我帮他设一良策，扳倒徐汇老儿！

众 大 臣：嘎！

刘 正：我说此事关系重大，不敢冒然。

姜 斌：（摇手，轻声）军师。

刘 正：万岁，国舅爷向我摇手，我就不说了。

正 德：你往下讲。

众 大 臣：讲。

刘 正：讲，就讲，怕什么。国舅爷对我说，只要能设个良策，就送

我黄金一千两。(姜斌跺足)

众大臣：嘘……往下讲!

刘正：我说，一千两黄金不稀罕，我只喜欢这个(作饮酒状)。他说，那就送你美酒五十担。我说，太少太少。他说，那就送你一百担。我说，好，看在美酒的份上，我就为你设一良策。我就向他招招手说，来来来。国舅爷凑过耳来。我就轻轻地说，(一字一顿)明伤可做。

姜斌：啊呀万岁，军师是酒醉糊涂，胡言乱语的呀!

正德：哼!真乃酒醉误事!

刘正：(格外认真)啊呀万岁!我刘正乃是大大的忠臣，万岁喜爱杯中之物，故而我也喜爱杯中之物，酒醉怎么会误事呢?

正德：(鼻孔出气)唔……

众大臣：万岁，命他往下讲。

正德：哇，你与朕往下讲!

刘正：(一本正经)遵旨!国舅爷听了我的良策，一面口中说道，妙妙妙，一面抡起拳头往自己脸上就是一拳。啊呀，他说，自家皮肉如何打得。我说，对对对，(诵)打别人不痛唷，打自己才痛。

众大臣：(掩口暗笑)嘻……

正德：(指指姜斌)你呀……

姜斌：(举袖遮羞)这……

刘正：国舅爷又说，军师，这做伤之事，还得请你代劳(语调加速)。我说，如何下得了手。他说，这叫做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正德：哈……有趣，有趣。

姜斌：万岁。

正德：你快往下讲。

刘正：遵旨!(快说)我就抡起一掌，扇了国舅爷一个响亮耳光。怎奈我是读书之人，手无缚鸡之人，这一掌做不出伤来，国舅爷的脸皮着实好厚。国舅爷听说做不出伤来，就从地上拣起砖块，叫我狠狠地打，狠狠地骂。我就抡起砖块，闭上眼睛，

就是这样拍，拍两下，把国舅爷打得鼻青眼肿。我再顺手一把，抓住国舅爷的胡子，咬紧牙关狠命一拉，把国舅爷的半边胡子也拉下来了。

众大臣：（大笑）哈……

正德：（忘形鼓掌）哈……军师说的书，真是好听呀是好听！哈……

众大臣：好听，好听，哈……

姜斌：万岁，休听他一派胡言。

正德：（如梦方醒）什么？这……刘正。

刘正：臣在。

正德：你口吐莲花，诬陷大臣，欺君枉上，该当何罪？

刘正：嘿嘿。万岁，众位大臣（从袖中取出半边胡子）请看，这就是国舅爷的半边胡子，这做伤之事岂会有假，岂会有假！

众大臣：启万岁，姜斌横行不法，毒打无辜，望万岁速速降罪！

正德：姜斌，你呀！

胡荣祖：臣有本启奏，姜斌卖官鬻职，望万岁速速降罪！

常国忠：臣有本启奏，姜斌贪赃纳贿，望万岁速速降罪！

徐汇：臣有本启奏，姜斌包揽讼事，草菅人命，望万岁速速降罪！

众大臣：（参差不齐）万岁，臣有本启奏……

正德：好了，好了！朕的头也痛了！

姜斌：万岁，臣……

正德：好了，好了，你也不要说了，这事越闹越大，你……咳！众卿呵！

（唱）【园林好】国舅忒鲁莽，
打人理不当，
同朝为官和为上，
罚俸三千两，
为伤者疗养。

姜斌：万岁，臣有本启奏……

众大臣：万岁，臣有本启奏……

正德：退班！

[切光，中幕闭。]

[灯渐明。]

正 德：（内）姜爱卿，随孤来呵！

[钱太监引正德、姜斌上。]

姜 斌：万岁，微臣何等冤枉呵！

正 德：姜爱卿！

（唱）【前腔】你不必 焦躁烦恼，
进御园 再作计较，
再作计较。

钱 太 监：万岁，国舅挨了两番毒打，还要罚俸三千两，实在委曲呀是委曲。

正 德：言之有理。姜爱卿，这区区三千两银子，自由寡人为你作主。

姜 斌：谢主隆恩！（跪拜）

正 德：快快起来。

姜 斌：谢主隆恩！（起立）啊唷！

正 德：来，摆驾御园。

钱 太 监：遵旨。

[钱太监引正德下，姜斌跛随下。]

第八场 卖 雁

[中幕启，御花园。]

[宫女引姜雪娇上。]

姜 雪 娇：（唱）【五马江儿水】蒙恩宠花迎雨露重，
伴龙颜绣裹罗帏中，
沉醉歌舞桂楼东，
对酒吟诵兴味浓，
玉食锦衣寻常事，
玉宇琼楼连九重，
今日里御园罢宴候圣躬，
羞煞嫦娥广寒宫。

内 喊：万岁驾到！

姜 妻 娇：（喜）万岁来了，接驾！

〔宫女引姜雪娇跪迎。

〔正德上，姜斌随上。

正 德：（唱）【赏花时】劝爱卿莫要愁烦，
朕与你御园风餐，
进后宫兄妹欢聚，
饮香醪对樽笑谈，
对樽笑谈。

姜 妻 娇：臣妾见驾，吾皇万岁！

正 德：（扶）爱妃，平身。

〔入内，正德，姜雪娇坐定。

姜 斌：参见娘娘。

姜 雪 娥：兄长免礼。

姜 斌：（垂头丧气）唉！

姜 妻 娇：呀！（细看）

（唱）【步步娇】为何故声声长叹？
却为何步履艰难？
为甚的伤痕斑斑？
为什么须剩一半？

姜 斌：为兄被人欺辱了！

姜 雪 娇：兄长乃是当朝国舅，谁敢欺辱于你？

姜 斌：娘娘呀！

（唱）【桂枝香】他那里气焰冲天，
一味的把人作践，
万岁爷没了主见，
为兄的丢尽体面，
受的是毒打二番，
竟还要罚俸三千，
罚俸三千。

姜 雪 娇：啊！（转身、哭）啊呀，万岁呀！

姜 斌：我好冤枉呀！

正 德：（起身劝慰）爱妃、国舅，乃是事出无奈呵！

（唱）【赏花时】功臣之后无情面，
一个个金殿苦纠缠，
罗列出罪证有十条，
叫孤皇怎生偏袒。

（白）削去官职，倒不如罚俸三千。

姜 雪 娇：（同哭）喂呀……

正 德：爱妃，国舅，来来来！

（唱）且饮美酒消愁烦，

姜 雪 娇：（同唱）就是那月宫桂酿咽也难。

[雁唳长空。

正 德：呀！

（唱）鸿雁一族长空飞行，
排列有序人字队形。

（白）爱妃，你来看，天边有雁队飞待朕将它射下来，与你兄妹下酒便了。侍儿，取弓箭过来呵！（侍儿呈上弓箭，钱太监随上。）

（唱）【前腔】手握劲弓花翎箭，
随手搭箭上金弦，

（夹白）开弓如满月，（放箭）去！

（唱）箭儿离弦如闪电，
闪光间满天星斗寒。

（夹白）着！（鸿雁落地，侍儿拾雁）

（唱）【前腔】那鸿雁应声落地，
爱妃你且开笑颜，
且开笑颜。（侍儿呈雁）

（白）爱妃，你来看，这雁儿可好？

姜 雪 娇：（悲）喂呀！

(唱)【寄生草】可怜见孤单鸿雁，
不由奴悲泪涟涟，
活着时受人欺凌，
到不如死无挂牵，
死无挂牵。

(白) 兄长!

(唱)【前腔】他们是官高爵显，
万岁爷理当顾念。
你与我出身微贱，
受欺辱理所当然。
只是我难护手足，
真的是枉自活人间，
枉自活人间。

姜雪娇：(哭)喂呀!

姜 斌：(哭)喂呀!

正 德：爱妃，国舅，咳!

姜雪娇：(哭奏)万岁，你不如把贱妾废了，将兄长削职为民(钱太监暗上数步)，放我们兄妹回归宣府，遂了那徐汇老儿的心愿吧!

姜 斌：望万岁赐恩，放微臣回归田园吧!

姜雪娇：兄长!

姜 斌：贵妃妹子呀!

正 德：唉!我本想引他兄妹心欢，谁知反添愁烦。

姜雪娇：(同哭)喂呀!

姜 斌：(同哭)喂呀!

正 德：这……

钱太监：万岁，奴才到有一个主意，可使贵妃兄妹顿开笑颜。

正 德：哦，快讲。

钱太监：何不将这鸿雁用黄绫封起，送往徐府传谕，令徐汇买下鸿雁，价银三千两一百毋缺。那徐汇圣命难违，只好买下。岂不消了贵妃与国舅的恶气，活活气死那个徐汇老儿!

姜雪娇：(同白)钱公公的主意虽好，只怕……(目视正德)

正 德：这，使得的么？

钱 太监：使得的。

正 德：使得的？

姜 钱 娇：使得的。

正 德：好，照此行事！

姜 雪 娇：
姜 斌：（破涕为笑）谢主隆恩！（跪）

正 德：（扶）爱妃请起！（替娇试泪）

姜 雪 娇：万岁！（依偎正德）

正 德：司礼监听旨。

钱 太监：奴才在。

正 德：（快说）将这鸿雁用黄绫封起，送往徐府传谕：“寡人亲射鸿雁一只，卖与魏国公徐汇，价银三千两，一厘毋缺。”

钱 太监：遵旨！（出而退转）万岁！

正 德：为何去而复返？

钱 太监：只恐口说无凭，徐汇不肯遵旨，望万岁赐给御旨一道。

正 德：还要御旨么，来，笔观伺候。

姜 雪 娇：（亲自磨墨）万岁，你看。（作腔）

正 德：司礼监，张衣袖过来。（钱太监跪张衣袖，正德书御旨于衣袖）
诏书已就，速速去吧！

钱 太监：遵旨。（小太监引钱太监出）哼哼！

（念） 御旨在衣袖，

谁敢不低头。（下）

正 德：爱妃，你看朕这衣袖诏如何？

姜 雪 娇：（嫣然一笑）万岁圣明！（作嗲）

姜 斌：万岁，微臣告退。

正 德：出官去吧！（与姜雪娇依偎而下）

姜 斌：臣，送驾。

〔姜斌出，姜槐上。〕

姜 槐：老爷。

姜 斌：嘿……哈……（得意忘形，扭痛伤处）啊唷！

姜 槐：（扶）老爷，走好。

姜 斌：那徐汇老儿定然气得要死！

姜 槐：老爷，照你的吩咐，我已探听到徐汇老儿的大罪一桩。

姜 斌：（喜）嘎，快讲。

姜 槐：他家私藏国宝，犯下灭门大罪！

姜 斌：此言当真？

姜 槐：千真万确，小的亲耳所闻，还有人证，如有不实，情愿砍下头来。

姜 斌：（笑）哈……徐汇呀老贼！我的死期到了。姜槐！

姜 槐：老爷。

姜 斌：回府领赏！

姜 槐：谢国舅爷。

[切光，中幕闭。]

第九场 谒 后

[中幕前，小太监捧雁，钱太监高举衣袖上。]

小 太 监：来此已是魏国公府。

钱 太 监：（得意洋洋）与咱家通报。

小 太 监：（高呼）圣旨下，徐汇接旨！

徐 汇：（内）摆香案接旨！（上，迎圣旨入内）

钱 太 监：圣旨下。

徐 汇：万岁。（跪）

钱 太 监：听宣读。

徐 汇：万万岁。

钱 太 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在御园亲射鸿雁一只，卖与魏国公徐卿，价银三千两，一厘毋缺。”钦此。

徐 汇：万岁，万岁，万万岁！（接过鸿雁，交与家丁）

钱 太 监：宣旨已毕，咱家告辞。（欲走）

徐 汇：且慢。

钱 太 监：还有何事？

徐 汇：请过圣旨。

钱 太 监：这圣旨写在咱家衣袖之上，如何请得？（又欲走）

徐 汇：（拉住）写在衣袖之上，也得留下！

钱 太 监：岂可使得，（挣脱）告辞！

徐 汇：（捉住衣袖）你与我留下！（扯落衣袖）

钱 太 监：（怒）真正岂有此理！

徐 汇：送公公！

钱 太 监：哼！（愤然而下）

徐 汇：啊呀，圣上呀圣上，姜贼不给养伤银两倒也罢了，为何反来嬉弄于我。呀！（焦急徘徊）

内 报：常、胡、刘三位大人到！

徐 汇：出接！

[徐汇迎常、胡、刘三人入内。]

常 胡 刘：闻听万岁有旨降下，未知为了何事？

徐 汇：（取出衣袖诏）诸位请看。

常 胡 刘：（同看）喔，竟有如此荒唐！

徐 汇：真是令人可恼。

常 国 忠：魏国公休要看恼，待俺赶上金殿，与那昏君评理！

刘 正：不妥呀不妥，万岁沉迷酒色，岂肯听你阻谏。

胡 荣 祖：也罢！待某手持钢刀，拼着一命，将姜妃兄妹一刀杀死，保得大明江山平安。

刘 正：不可呀是不可！如此岂不触犯王法，反而授人以柄，坏了大事。

常 胡：呃革。

徐 汇：这也不妥，那也不可，难道大明江山就此断送不成？

徐 常 胡：喳……（焦急）

刘 正：（微笑旁观）莫急……莫急！

徐 常 胡：军师有何高招？

刘 正：当今慈寿皇太后乃是一代贤后，万岁也是良知未泯，颇有孝道，你我何不进宫，而奏太后，定能驱邪匡正。

徐常胡：好，你我一同前往。

刘正：走，走，走！

[徐、常、胡、刘四人手拉手地一起亮相。切光。

[中幕启，慈寿宫。

太后：（内）侍候了！

众宫女：（内）噢！

[众宫女、太后一律素妆，上。

太后：（唱）【一封书】张氏女居深宫愁绪难理，
都只为我的儿正德皇帝。
当年他十五岁嗣统登基，
还是个不懂事小小孩提，
多亏了众大臣匡扶社稷，
平宁夏斩刘瑾才得安逸。
我的儿人长大聪颖敏捷，
却是个喜游乐小孩脾气，
只怕是经不起声色犬马，
撼动了大明朝千秋根底。

（白）官女人等，不必在此伺候，各去机房纺纱织布，不要惰了身子。

众宫女：是。（分头下）

太后：（唱）【前腔】虽则是帝王家荣华无比，
居平安思危机那敢大意，
食粗粝着粗衣小心翼翼，
进机房摇纺车磨励志气。（欲下）

内报：徐、常、胡、刘四位大臣求见！

太后：啊！他们来了，必有要事，有请！

内应：国太有旨，有请！

徐常胡刘：（内）领旨！（上）参见国太千岁！

太后：众卿免礼，两旁赐座。

[众宫女搬椅上，又下。

徐常胡刘：国太在上，为臣怎敢僭越。

太后：君臣本是一家，是坐得的。

徐常胡刘：臣，谢座！（落坐）

太后：诸卿来到慈寿宫，不知有何赐教？

徐汇：（起立）臣启国太，万岁下诏为难于我，如何是好？

太后：嘎！有这等事来，这诏书何在？

徐汇：（呈衣袖诏）诏书在此。

太后：（接书）啊！诏书这般模样，成何体统。（看书）咳，荒唐，荒唐！诸卿此事因何而起？

刘正：前因后果，写得呈情在此。（取书）请国太凤目观看。（呈书）

太后：（接书）待我看来。（看书）哦呵呀！岂有此理！

（唱）【前腔】果然是近小人指引祸患，
迷酒色乱朝政岂是等闲。
方杀得贼刘瑾又有姜斌，
与诸卿共商议廓清江山。

（白） 诸位卿家呀，此事怎生处置？

刘正：国太，微臣到有一计在此，不知当讲不当讲？

太后：请道其详。

刘正：只恐犯下大罪。

太后：计议之中但讲无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罢，何罪之有？一切自有哀家与你担承。

刘正：谢国太。此事可由魏国公写出诏纸一张。

徐汇：上书何事？

刘正：加重语气，出卖后宰门！

徐常胡：（大惊）啊！后宰门乃皇城禁门，岂可卖得？

刘正：卖门之事，还有下文呢。

徐常胡：如此荒唐之事，不说也罢。

刘正：荒唐之症，当用荒唐之方。

徐常胡：真是荒唐！

太后：诸卿，且容军师细细讲来。

刘正：遵命！（快说）出卖后宰门乃是一计，并非真的要卖。不过用以警戒万岁，如不整顿纲纪，必然招致社稷危亡。劝得万岁

迷途知返，远奸佞，近贤臣，褒忠良，我等方能报国有门。

徐常胡：到也有些道理。

刘正：只是尚缺东风……

徐常胡：东风？

太后：这东风吹……（思索、领悟）让哀家与诸卿共事便了！

徐常胡刘：谢国太！

刘正：请国太亲赐懿旨一道。

太后：徐卿，你张衣袖过来！

徐汇：遵旨。（跪张衣袖）

[宫女托笔砚上。]

太后：（唱）【前腔】前朝兴衰事岂能遗忘，

廉政则兴奢靡则亡。

先祖创业呕心沥血，

后世子孙怎可狂妄。

（唱）【尾声】

挥羊毫书写定当，（书毕）

定良计示警戒挽回儿郎。

徐常胡刘：国太千岁，千千岁！（跪）

[收光，中幕闭。]

第十场 责 打

[中幕前，小太监持诏纸上。]

小太监：有请总监大人。

钱太监：（内）唵呐罕！（上）何事？

小太监：后宰门出了大事了！（迎招纸）

钱太监：（接看）哇呀，反了呀是反了！这徐汇老儿何等狂妄，竟敢出卖皇城禁地，岂非自取灭亡！（对小太监）速速带路，宫内面奏君皇！

小太监：喳！

[小太监引钱太监下。

[中幕启，偏殿，姜雪娇扶微醉的正德上。

正 德：（唱）【**锦缠道**】人说道酒入肠肚飘若云烟，
朕说是以色和酒逍遥若仙。

姜 雪 娇：万岁，新宴又备，请圣上入席。

正 德：好！（入座）爱妃，一旁看座。

姜 雪 娇：谢坐！（侧坐，斟酒）请万岁饮了此杯。

正 德：唔！（碰杯，对饮）

（唱）一杯酒过咽喉热气炎炎，

姜 雪 娇：（举杯）万岁，再饮一杯。

正 德：好！（饮毕，目视姜妃）

（唱）【**前腔**】二杯酒过咽喉红晕上脸，

我这里定双目把爱妃细看，

姜 雪 娇：（故作媚态）万岁，如何这般看我？

正 德：（唱）【**前腔**】粉脸儿透红霞确是娇艳。

（笑）哈……

[小太监，钱太监急上。

钱 太 监：奴才叩见吾皇万岁。

正 德：（充耳不闻）唔……

钱 太 监：（大声）万岁，大事不好！

姜 雪 娇：万岁，钱公公有事面奏呢。

正 德：（转目视钱）啊，你来此何事？

钱 太 监：后宰门出了奇事，有诏纸一张在此。

正 德：（看诏纸）今立诏书，出卖皇城后宰门！（大惊，酒上涌，呕吐）呃，嘟嘟……

姜 雪 娇：（着急）快取醒酒汤过来！（扶正德）

[宫女送汤上，姜妃帮正德喝下。

正 德：（气喘，挣扎着看诏书）上下砖瓦无无……缺，四面墙壁俱……全，价银三千两，有愿买者，请……至魏国公府面议。唔呵呀！（退坐，气喘，挣扎起立）可恼，可恼也！

（唱）【**前腔**】恨煞逆臣义负恩忘，

臣欺君皇骄横无状。

姜雪娇：万岁，徐汇出卖后宰门，欺君犯上，理应将他重重治罪！

（唱）【玉芙蓉】忒骄横背弃纲常，
无端的祸起萧墙，
倚仗着世袭封爵，
心险恶扰乱朝堂，
扰乱朝堂。

钱太监：奴才启奏万岁，徐汇罪恶昭彰，何不拿来治罪！

正德：招哇！正该将这老儿治罪！爱妃，且退。

姜雪娇：（拿腔）唔……臣妾也要在此看看。

正德：好，好，你……也在此听听。来呀，速将景阳钟撞……响，
宣……文武百官上……殿。（姜妃扶皇入座）

钱太监：遵呐旨！（神气活现）呔！下面听着左边撞响景阳钟，右边撞响登闻鼓，宣文武百官上殿呐！

〔一时钟、鼓大作，百官匆匆上殿。〕

众大臣：（排班）臣，见驾吾皇万岁。

正德：（有气无力）平身！

众大臣：万万岁！

正德：魏国公！（无人应对）徐汇！（仍无应对）老儿！（挣扎起立观看）他……

刘正：臣启奏万岁，魏国公徐汇正在后宰门办事，故而误了上殿。

正德：真正岂有此理！（拍桌）速去后宰门宣徐汇速速上殿！

钱太监：（下殿高呼）哇，徐汇速速上殿呐！

徐汇：（内）来也！（手托鸿雁上唱）【端正好】

徐汇我挺身上金殿，
分玉石据理力争辩，
保大明江山长万年，
哪怕丹墀把血溅，
哪怕丹墀把血溅。

（白）臣，徐汇见驾吾皇万岁！

正德：平身。

徐 汇：万万岁！
正 德：魏国公！
徐 汇：圣上。
正 德：徐汇！
徐 汇：臣在。
正 德：（出示诏书）出卖皇城后宰门的诏书，可是你写？
徐 汇：正是为臣所写。
正 德：（气笑）嘿嘿……徐汇呀徐汇，难道你不怕死么？（姜斌等幸灾乐祸）
徐 汇：哈哈……有道是“忠臣不怕死，怕死非忠臣。”
正 德：（口塞）呃。
姜 雪 娇：啊呀万岁，徐汇如此无理，快快将他治罪！
正 德：治罪？
钱 太 监：徐汇欺君，理应斩首。
正 德：（缓过气来）说得有理，徐汇呀老儿，你胆敢顶撞予朕……姜爱卿听旨。
姜 斌：（得意洋洋）臣，听旨！
正 德：命你将徐汇押出午门，斩首示众！
姜 斌：臣，遵旨！（转身）哈哈，哈哈，哈……徐汇呀老贼，想不到你也有今日。呔！锦衣卫上殿呐！
众锦衣卫：（内）有！
[众锦衣卫上。]
姜斌姜妃：（同白）将这老儿拿下！
钱 太 监
众锦衣卫：是。（欲拿）
徐 汇：且慢！你们来看！（亮出太祖所赐金牌，锦衣卫后退）这是当年太祖皇帝赐与先祖中山王徐达的金牌，上有“开国元勋，子孙免死”八个太祖手书，你等看仔细了！
：（同惊）啊！（面面相觑）
常 胡 刘：这免死金牌，我们也有！（亮牌）
姜斌姜妃：（气焰大减）这……
钱 太 监

正 德：既有免死金牌，死罪可免，可是活罪难逃！

徐 汇：为臣有辩。

正 德：容你辩来。

徐 汇：臣启万岁，万岁亲射鸿雁一只，卖与为臣，价银三千两，一厘毋缺，怎奈为臣不知贪赃枉法（怒视姜斌），拿不出银两，只得将后宰门出卖。

正 德：（疲乏）你……后宰门乃是……皇城禁门，如何卖得？

徐 汇：臣启万岁，早朝之上，万岁罚姜斌俸银三千，鸿雁卖与为臣，价银不多不少，亦是三千，这诏书又写在衣袖之上。

正 德：（尴尬地）嘻……

钱 太 监：（尴尬地）嘻……

徐 汇：分明是偏袒奸佞，戏侮为臣。

正 德：（与姜斌、钱太监同语塞）呃革。

姜 雪 娇：住口，万岁戏侮于你，又有何妨？

徐 汇：妖妃！何用你来多言！

常 胡：朝臣议事，何容妖妃多言！

姜 雪 娇：万岁，你看！（哭）喂呀！

正 德：（伸指过案）大胆！徐汇私卖……皇城后宰门，罪……名昭彰，来，拿下！

众锦衣卫：是。（上前欲拿）

徐 汇：且慢！（锦衣卫住手）出卖后宰门，乃慈寿皇太后旨意，俺徐汇奉旨办事，何罪之有，何罪之有！

常 胡：何罪之有，何罪之有！

姜斌姜妃：（同吼）万岁，徐汇乃是一派胡言，岂可信他！

钱 太 监

正 德：一派胡言，寡人不信！

徐 汇：你们看，这衣袖所书就是国太千岁的亲笔懿旨。（环示衣袖）

姜斌姜妃：（顿时气泄）啊……

钱 太 监

徐 汇：万岁，懿旨在此，请龙目观看！

正 德：（下座观看）啊……这……（身体不支，由太监搀扶归位）

徐 汇：万岁呀！你听信奸佞之言，上梁不正，纲常大坏，只怕江山动摇！

正 德：（大惊）啊呀……（起立，跌坐）

徐 汇：万岁，这大明江山，乃是臣的先祖中山王徐达。

常 国 忠：俺的先祖开平王常遇春。

胡 荣 祖：某的先祖越国公胡大海。

刘 正：诚意伯刘伯温。

徐常胡刘：（合）跟随太祖南征北战，东荡西扫，千辛万苦立下的基业，谁知万岁……（心情沉重）忘了太祖遗训，宠信奸佞妖妃，不听臣等忠谏，眼看江山将要毁于一旦！

正 德：（慌乱）啊呀……（垂头丧气）

姜 斌：（狗急跳墙）呀，我也顾不得了。啊呀，万岁呀！徐汇等欺辱君皇，祸心已见，还有哪……

徐 常 胡：还有什么？

正 德：嘎，你且讲来。

姜 斌：据臣所知……

徐 常 胡：讲！

姜 斌：徐汇家中私藏国宝，分明有反国之心，望我主明断！

姜 雪 钱 太 监 娇：万岁，速作决断！

正 德：嘎呵呀，且作！姜爱卿听旨。

姜 斌：臣在。

正 德：命你率领御林军三千，去徐家搜来私藏国宝，如果属实，定斩不赦！

姜 斌：臣，领旨！（出步）

徐 汇：（抓住姜斌）奸贼，你待何往？

姜 斌：哼哼！你敢在万岁面前，打我皇亲国戚不成？

徐 汇：唔呵，可恼呀可恼！打你何妨！（一掌）

姜 斌：啊！

徐 汇：来呀，与爷取国宝上殿。

徐 刚：（内）来也！（捧木盒上）国宝到！

徐 汇：（接木盒放置于地）国宝在此，请万岁验看！

正 德：打开木盒。

钱 太 监：遵旨。（打开木盒）啊！万岁，这……

正 德：（下座验看，取出破旧女衣一件）女衣一件，（取出金鞭一条）金鞭一条，（取出黄绫一幅）待朕看来！（看）哦，原来是太祖太后遗诏。听，宣读。（跪，众文武随正德环跪）将哀家贫时布衣一件，打皇金鞭一条，交由开国元勋徐达留存，日后朝中若有昏君，佞臣，由徐达后裔披上哀家的布衣，手执金鞭，代哀家责打！（跌坐）啊！

姜斌姜妃：
钱 太 监：（同跌坐）啊呀！

徐 汇：谢太祖太后！（指示徐刚一同抢上一步，捧木盒于手，拾黄绫于袖，披布衣于身，执金鞭在手，手指正德、姜斌等）昏君、奸党！（一把揪住姜斌、姜妃、钱太监漏下，正德由刘正等扶起）

（念扑灯蛾）

依仗内官势行凶作恶，
生是非欺压忠良，
欺压忠良！（一鞭击姜斌背）

姜 斌：（扑跌）啊唷，我的老爷爷，手下留情呀，手下留情！（拜）
徐 汇：呸！

（念）蛊惑君皇败坏纲常，
贪赃枉法罪恶昭彰，
罪恶昭彰！（二鞭击中姜斌头）

姜 斌：（滚翻落地，头盔反戴）老爷爷，饶命呀！（跪求）饶命呀！
徐 汇：饶你不得！你……

（念）十恶不赦岂可卖放，
庆父不除何能安邦，
何能安邦！

（白）照鞭！

[姜斌躲闪，徐汇追打，又一鞭击中姜斌屁股。]

姜 斌：啊唷唷！屁股，屁股……（躲入案底）

正 德：（拦住徐汇）徐爱卿，饶了他吧！

常 国 忠：（同白）魏国公，打了奸贼，就该责打昏君！
胡 荣 祖

徐 汇：责打昏君么……（思索，决断）昏君呀昏君！（举鞭）

正 德：（后退）徐……爱卿！（踉跄，由刘正扶住）刘……爱卿！（躲刘正后）

徐 汇：（念）不纳忠谏偏听馋言，
一味地把酒色缠绵，
酒色缠绵。
朝政国事抛弃一边，
这江山怎生不败，
怎生不险。

正 德：呀！（发抖）

内 报：国太驾到！

〔众文武列队迎驾，姜斌从案底爬出。〕

〔宫女、太后盛装，徐徐上场。〕

太 后：（唱）【四边静】为国家沥血呕心，
教儿皇去弊图新，
急匆匆金殿来登，（上殿）
是与非总须分清。（坐定）

众 大 臣：（同白）臣，参见国太千岁！

太 后：众卿平身。

众 太 后：千千岁！

正 德：（行礼）母后千岁！

太 后：快快坐下。

正 德：谢母后！（落座欲言）

太 后：（以手阻止）皇儿。

众 大 臣：（欲言）太后……

太 后：（以手阻止）皇儿，众卿，且听哀家一言如何？

正 德：（同白）洗耳恭听。
众 大 臣

太后：出卖后宰门一事，并非真的要卖，乃是为了规劝当今，近贤臣，远奸佞，珍惜大明基业呵！

（唱）【前腔】为君皇担天下非同儿戏，
我要把前朝事在此一提。
夏桀王宠妹喜酒池肉林，
到头来愁死在南巢野地。
商纣王幸妲己残害忠良，
鹿台上遭围困火中灰飞。
隋阳帝图奢靡民穷财尽，
社稷亡走杨州身首分离。
北宋朝徽钦帝两代昏君，
父子俩成囚虏亡命异地。
一樁樁一件件触目惊心，
为政者当谨记岂能随意。
今日起振朝纲励精图治，
近忠良逐奸佞革除积弊。
争得个大明朝民富国强，
如一轮东升日冉冉升起，
冉冉升起。

正德：儿承母教。

太后：如此就好。那九门提督姜斌何在？

姜斌：国太千岁，罪臣在此。

太后：你口称罪，有何罪状，诉来我听。

姜斌：这……一言难尽。

太后：（笑）你也知一言难尽么？

徐汇：国太，姜斌为非作歹，恶干众怒，臣等有表彰呈上，请万岁，国太圣裁！

太后：（接阅）“姜斌十大罪状”，啊呀皇儿，你且看来。

正德：（接阅）母后，这……

太后：（止之）姜斌！

姜斌：（跪伏）国太千岁！

太 后：你做的好事呵！

（唱）【尾声】骂一声姜斌太不良，

难尽述尔十大罪状。

一樁一件要与你算账，

与你算帐。

姜 斌：（连连叩头）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太 后：你是悔也不悔？

姜 斌：罪臣知罪，悔之晚矣！望国太宽恕！

众 大 臣：国太！

太 后：（以手阻止）既知后悔，容你改过，如若怙恶不悛，定然自取天亡！

正 德：母后！

太 后：（以手阻止）皇儿，将姜斌连降三级，所处罚银三千，一厘毋缺，逐下殿去！

正 德：姜斌！

姜 斌：（膝行）罪臣在，罪臣在。

正 德：罚银三千，一厘毋缺，连降三级，逐下殿去！

姜 斌：（叩响头）谢、主、隆、恩！（下殿拭汗）哼！

（念）寒天吃冷水，

点滴在心头。

有仇总须报，

十年不算迟。

（白）嗨嗨……（恨恨而下）

太 后：（目视徐刚）好一个英俊少年，不知是谁家之后？

徐 汇：乃是为臣之子徐刚。

太 后：哦呵呀，原来是御教场见义勇为的年少勇士，望能刻苦学就文才武略，日后成为保国忠良。

徐 汇：（同白）铭记在心。

太 后：众爱卿！

众 大 臣：臣在。

太后：是非已明，往事不必重提，自此齐心辅佐当今，永保大明江山。

众大臣：遵旨。

太后：皇儿。

正德：母后。

太后：后宫备得酒宴，与众卿同乐如何？

正德：众爱卿。

众大臣：臣在。

正德：后宫备得酒宴，朕与诸卿同乐。

众大臣：谢主隆恩！

太后：哈……有请！

众大臣：遵旨。

幕后合唱： 驱阴霾 云开日出，
君臣和 国运昌盛，
五千年 多有遗训，
常借鑑 眼明心净，
眼明心净。

[合唱声中，列队亮相，定格。

[灯渐暗，存红光，幕徐徐闭。

——剧终——